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二百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儒學下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濵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

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皇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内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祭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内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

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為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為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譔賛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禄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根觸無量為終身不御

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隂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畯良撙奢靡輕賦愼刑納諫爭察諂諛繼絶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黄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

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

録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
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夏尉陸去泰左監
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讐定衛
尉設次光禄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
更相檢讐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
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
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
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

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郗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為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為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事官給所譔述百餘篇没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

家始無量與馬懷素為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内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

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譔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

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為岐州刺史兼關内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為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雠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十人行沖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譔書志褚無量

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沖幷代之玄宗
自註孝經詔行沖為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
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沖與諸儒集
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
敬本采獲刊綴為五十篇上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説建
言戴聖所録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
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
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意諸儒

聞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
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
漢末馬融為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世所不傳
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究咨
謀靡所且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
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
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
刊正芟礱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

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容曰當局生迷傍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譴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内學君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内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

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實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

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劭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毁四太子廟皆别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别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絶宜許所

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殄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違祖尚不為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旁朞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絶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

章懐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幷升焉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旣非子貴宜在别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宫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宫於外以歲時致

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
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
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
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
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
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
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
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祫則合

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祼獻永享詔可乃奉中宗别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壊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毁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壊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壊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

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立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况

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

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緜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絶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

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别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眞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

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
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
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
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
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
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
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
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厭變又欲

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
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
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
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
不法天爞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
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以
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為四門助教𤣥宗將封禪

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祼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臣為之後漢邵闓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主人意於神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為上儐况天人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

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勲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本熟悉其議故侍中祝謁者視禮輕重以它官攝領敬本以太常博士為集賢院脩譔踰年

遷右補闕祕書郎卒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仕歷右補闕建言古者父在為母朞繐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曰會禮之家比聚訟循古不必是而行今未必非父在為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閡人子之情受一朞服於其親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

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冰因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為母服朞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筵者一朞心喪者再朞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朞齊抗斬衰俄

而乘陵唐家以啟釁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酖殺
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
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
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迂生鄙
儒未習先王之吉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祀以
時思之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人
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
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

也左散騎常侍元行沖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朞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以舅服不為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為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

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為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内供奉集賢修譔起居舍人時典章差駮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穀臣謂

詩春夏祈穀於上帝禮上辛祈穀於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

合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
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
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
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
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
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
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
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説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眞於説説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眞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𤣥宗將東之泰山説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説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嚌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

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説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説請決於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畟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賛賜説子元命工圖其像詔冬曦述畟分為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始行果會眞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眞

亦善老子每啟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眞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戲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

以準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脩譔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為校勘翰林供奉呂向東方顥為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廙業知章呂向皆為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內供奉以

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壁安
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吳郡
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别傳王嗣琳以太子
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廪業亦坐事
左遷餘杭合仙厦善講論後為道士開元集賢學士又
有尹愔陸堅鄭欽説盧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
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

也以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為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譔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敘訣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頒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為汝州參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涪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以給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賜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以祕書監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説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内供奉通歷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

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鍾啓靈址瘞在三
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
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
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
説欽説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數水三十里而悟曰卜
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黄鍾
十一也繇大同四年郤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
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

已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為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為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為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為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盧僎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閒喜尉為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𠈁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𠈁上疏以為治内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徙邊免行役次盧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貲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

者俌終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

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

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

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

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

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

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為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

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

其子異裒録助所為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
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為
趙夫子者大歷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
袁彛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
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
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
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匄譔春秋傳未甚
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

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泂復為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秉傳過家西人以為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

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説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質為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為太常博士先此天寳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觀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

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亡用褻具
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
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
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
之饌美膬甘吉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
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
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
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為疏廟歲五享不為數有

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黷味顧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為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水泉作者憚勞欲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

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柏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囂役密邇非幽窔所安改之便彤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於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宅陵皆在柏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

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顛形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羣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意於禮宫之南九坊三坊曰圍外地荒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父兼為右補闕翰林學士京善文辭常衮稱之妻以兄子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聞叚秀實為賊所害七日不朝

宰相以為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也夫褒大節䘏賢臣天下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懍懍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怠京密白

第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祖位東鄉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

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
征西四府君為别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别廟
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别為獻懿二祖立廟
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
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
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
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
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

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
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
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
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
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
眞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卨稷為祖
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

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毁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

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詔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為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顔真卿引蔡謨議

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
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
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
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
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
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
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
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違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

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
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
也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
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
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
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
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
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

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虚東向位司勲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别祭廟焉則

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

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
獻東向率懿祖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
列衆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為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
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
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
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
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
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

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别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毁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毁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

毁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毁瘞之議不見於經
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毁瘞而不
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
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
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
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
可謂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
有殺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

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毁之
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
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世數已
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
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
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
晁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

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别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别廟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

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

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
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
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
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
占山上宮侍憚輓汲之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
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宦人
帝曰京議善卒不從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
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訕

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脅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罷為祕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户部侍郎趙贊請税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寔召亂為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殁宰相非其人姦佞營蠱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

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為帝税屋架貸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恨悔曰京與贊眞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褒嗣褒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税間架借商錢宮市為最甚順宗為太子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誅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闕説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

甫鑄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璀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昌待制集賢院終户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

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

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朞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

三十日除旣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朞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

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恐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脱齊衰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二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内謁即墨服復詔問質

質以爲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
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
與服内外宜稱令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内臣謂
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内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
如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爲太常卿帝曰皇
太子服期緜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
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彦以臨汀多山鬼

淫祠民厭苦之譔無鬼論刺史樊晃奏署臨汀令以治
行遷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
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於獄且殺之將
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
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
頸豈頑奴砥石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
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幽郊西極汧

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
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
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
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
作司徒唐以阜佑鍔李安為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
皐暮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農夫一人給百口
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食寒不得衣邊
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户不足以給一無功

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蘊亦韋皐
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闕說然嗜酒多忤物卒相置不
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既而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
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
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
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為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
玄之投尸江中籍其妻為倡復坐贓杖流儋州而卒蘊
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弒齊君林放

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為太常博士
兼脩譔憲宗將耕籍詔公肅草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
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
有司公肅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
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
嶠繼室三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
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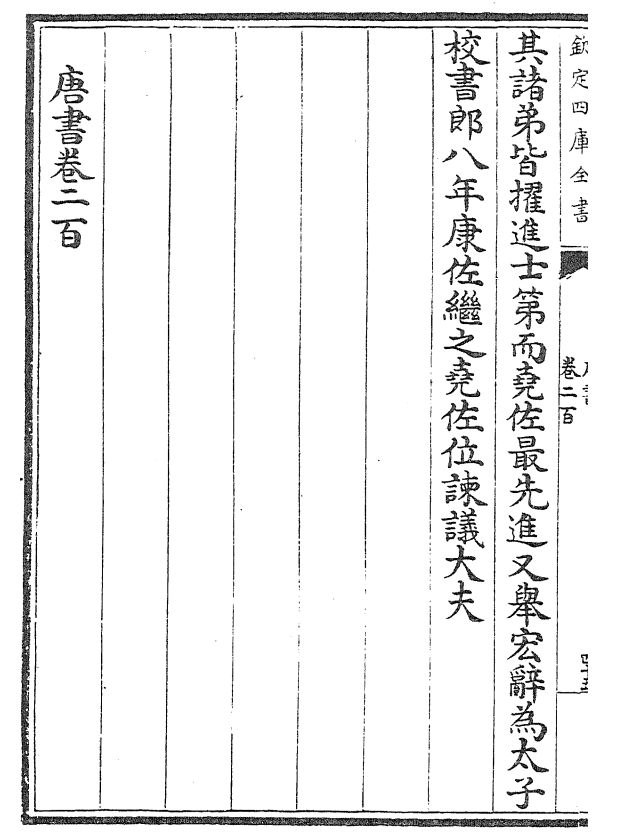
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
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
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
不宜援一娶為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
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
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薨立宮而奉之不
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奈何曰晉南
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

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顔眞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具供奉仗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爲常及是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王洽等引忌時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

弛朝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徙月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

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閽弑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内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因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諡曰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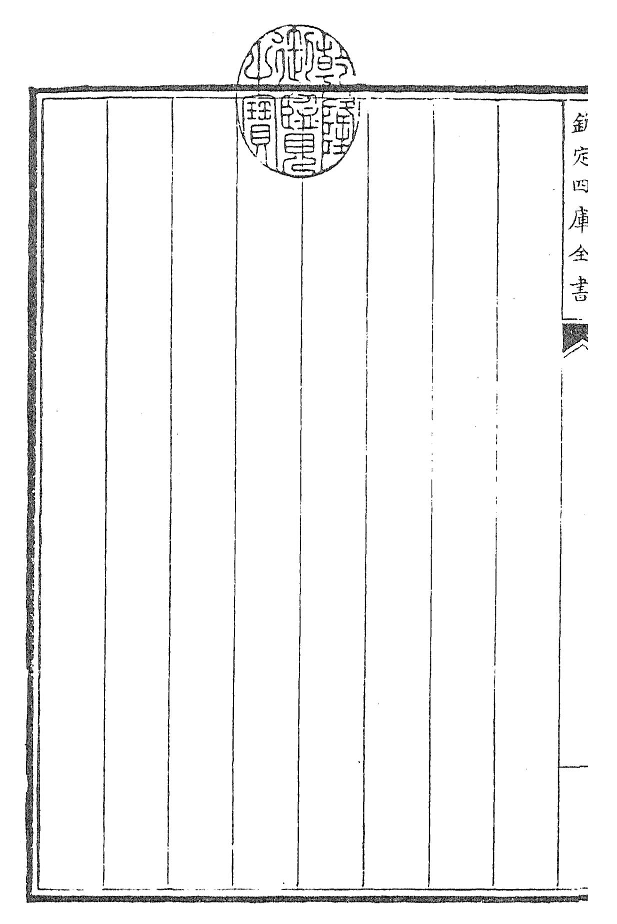
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佐位諫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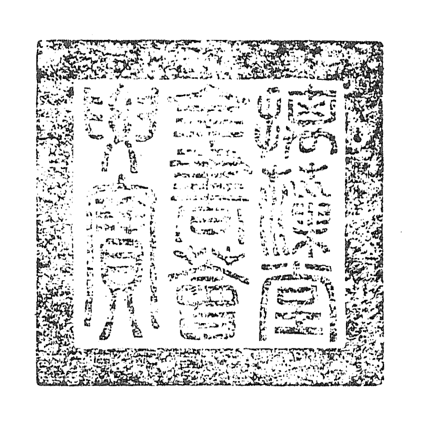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

謹案第十八頁後二行集賢直學士侯行果按李鼎祚周易集解侯行果作侯果此從舊書禮儀志

第三十四頁後六行今蔵夾室刋本缺蔵字據毛本補

第四十五頁前一行以中書舍人為翰林侍講學士刋本脱翰林二字據毛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二百一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文藝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瑑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衮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章為下科

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述云

袁朗其先雍州長安人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朗在陳爲祕書郎江總尤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灑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陳亡入隋歴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師謨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

祭酒韋挺記室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
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齡虞世南顔思魯
諮議參軍事竇綸蕭景兵曹杜如晦鎧曹褚遂良士曹
戴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
典籤蘇幹文學姚思廉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顔師古右
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司馬竇誕
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
軍事杜淹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顔相時齊王有記室參

軍事滎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籤裴宣儼朗為文學從父
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為文學館學士朗累封汝南縣男
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為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朗任淺
而性謹厚使人悼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朗遠祖滂為
漢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淑顗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朗自以中外人物為
海内冠雖琅邪王氏踵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
不為伍朗孫誼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

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天門戶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授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懿承序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為晉王也太宗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袁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

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

朗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為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

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祕書
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朗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
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
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太守鄱陽
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為吳興
王友入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
齊復為府屬王廢官吏抵罪而德仁以忠謹獲貰補河

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兵太子封隴西公以德仁為友庾抱為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耆不吏吏職徙洗馬與蕭德言陳子良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畝亦博學高宗時紀為太子洗馬豫修五禮畝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為崇賢館學士抱者陳御史中丞衆孫開皇中為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為元德太子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西府文檄

皆出其手

蔡允恭荆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宫人允恭恥之數稱疾授内史舍人俾入宫固辭繇是䟽斥帝遇弑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為秦王府參軍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為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為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

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洛陽宮詔求直
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
府功曹嘗為塵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
為序一篇頗言天下乂安功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
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書省
張藴古上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
理丞偃又獻惟皇誡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忘亂安忘危
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以瑤臺為麗而不

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
聖人處宫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巳所以尊
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
將則思其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患乎不化
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盖規帝成
功而自處至難云又譔玉牒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
工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賦府廢終湘潭令藴古
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耶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

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恍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

坐怨謗流死嶲州譔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為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為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譔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

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
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脅可察以情乃論授
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
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
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
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
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
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脅

人為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乎帝乃詔可然内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帝欲擢任為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為宋州司馬卒

子知柔性簡静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

國子司業累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
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州刺史韋嗣立汝州
刺史崔日用兖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綦毋頊等上二
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
全祿終身遺令薄葬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
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
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

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
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
風雅帝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
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矜已慠物不
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敕於通事
舍人裏供奉俄為崑山道記室平龜兹露布為士所稱
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修文
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從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為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竝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祕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

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
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為太府卿
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
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絶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為
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暐别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
士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
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

判且蓋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衷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

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太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何如荅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為服緦云

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

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
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
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
生子閑閑生甫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
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
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盖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鼔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禄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

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
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
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
樹立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
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
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
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

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
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
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
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召
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
焉武再帥劒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
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
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

不為忤中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

爲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内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祕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鬬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憒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虢州多藥

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
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
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痵
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
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
勃沆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
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
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

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數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

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歷武后時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説上五行應運歷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

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
帝王廢介酅公尊周漢為二王後以商為三恪京城起
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員
外郎楊國忠為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為三恪周
隋為魏王後酅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烏雷尉衛包夜
郎尉閻伯璵涪川尉
勃兄勮弟助皆第進士勮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
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寤其闕宰

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勮與蘇味道曰二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勮素善劉思禮用為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勮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

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為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劼早卒福畤少子勸亦有

文福時嘗詫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
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
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
楊盧駱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謂然
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巳釋奠
表豪俊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
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
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張説以箴

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
人所多卒官下中宗時贈著作郎

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
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
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
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羮裴瑾之韋方質范
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
下買園數十畝疏頴水周舍復豫為墓偃臥其中照隣

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黄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

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

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説曰韓休之文如大羮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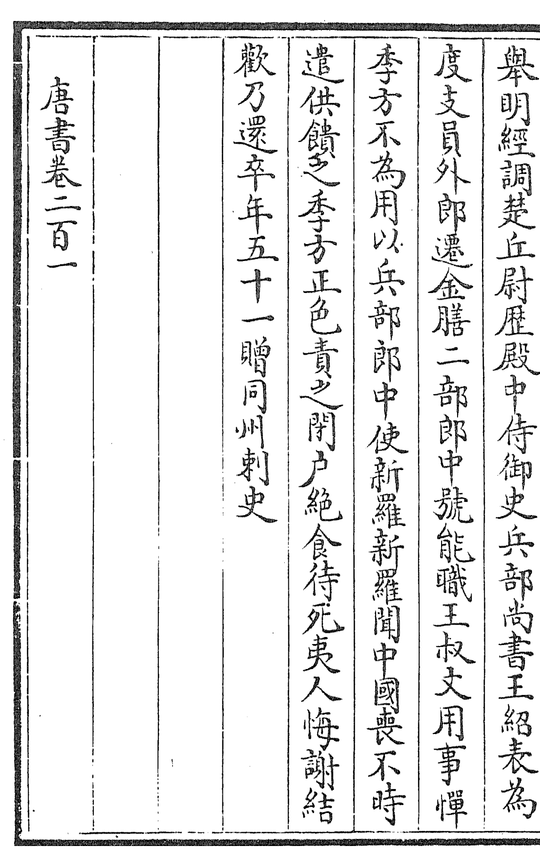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别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

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諜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萬頃嶺外會赦還為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户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譔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

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屢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屢冰者河內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桮斟酒飲之文成輒

賜焉家居望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爲常
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尋
兼崇賢直學士卒
萬頃孫正修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
孫逖與譚物理歎巳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
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詞倩老辭疾免河南節
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
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

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
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錄伏
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祕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為華州
參軍義方歴京兆府司錄韋夏卿李實繼為尹事必咨
之歴虢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
也義方用其親屬為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奥
助即召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為鄜坊觀察使
一切辨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



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為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季方不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之季方正色責之閉戶絶食待死夷人悔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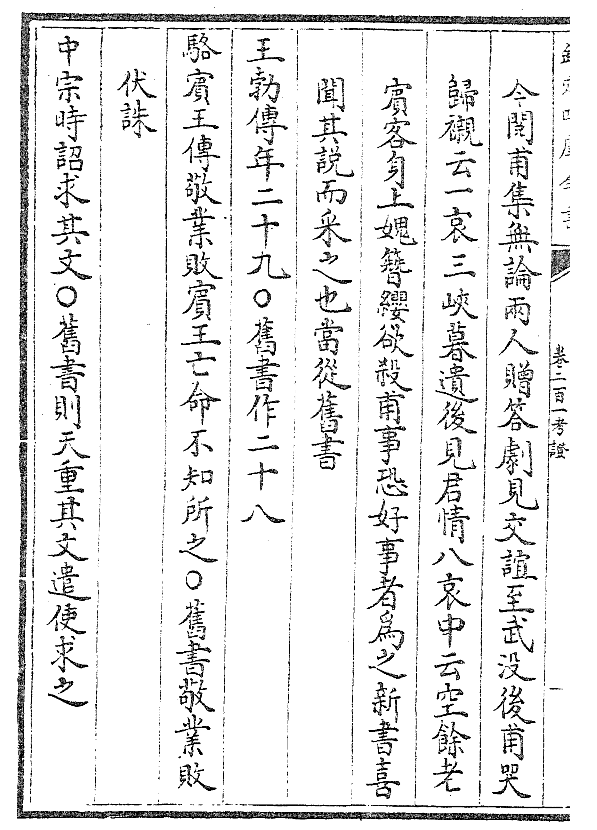
唐書卷二百一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

崔信明傳高祖光伯○舊書後魏七兵尚書光伯曾孫

崔行功傳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鉅鹿太守伯讓曾孫

杜審言孫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臣德潛按舊書武雖急暴不以爲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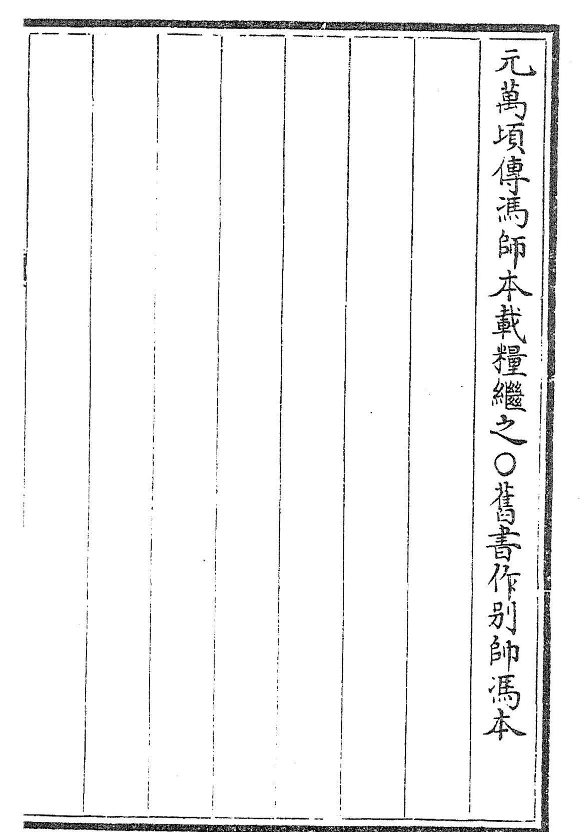


今閱甫集無論兩人贈答劇見交誼至武没後甫哭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中云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欲殺甫事恐好事者為之新書喜聞其說而采之也當從舊書

王勃傳年二十九○舊書作二十八

駱賓王傳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舊書敬業敗伏誅

中宗時詔求其文○舊書則天重其文遣使求之



元萬頃傳馮師本載糧繼之○舊書作別帥馮本

唐書卷二百一考證